

□ 郭玥

从前,有一个孩子叫彼得潘。他和他的朋友们住在永不岛,他们永远也不会长大、衰老,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也许,小孩子都有这样的愿望,永远做孩子,永远也不要去想大人的麻烦事,永远就是吃吃喝喝玩玩。

小说《怪屋女孩》便塑造了这样一群“孩子”。他们住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小岛上,连接外部世界的是一座荒凉的老人墓。他们有着各种超能力,可以操纵时光圈,所以他们永远不会长大。在那里,时间永远停留在1940年9月3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明天,永远都是今天。这似乎满足了很多孩子的梦想,但是对于真正生活在里面的孩子来说,是无忧无虑,是无聊透顶,其实都只是一念之间的事情。



《怪屋女孩》
[美] 兰萨姆·里格斯 著
朝华出版社
2012年5月出版

好看小说

谁更强大,谁更心虚

小说文本既不浮夸,也不波澜壮阔,仿似美国乡村,既细腻又迷蒙,充满了人文关怀和神秘气氛。故事元素都是大众熟悉的幽灵现象、心理幻觉、古宅、爱情、异世界,可它并没有按照同类型小说套路来拼贴,而是将许多来源可靠的奇异照片编织成线索,带动故事发生、发展。照片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主人公雅各布从小就在爷爷那里看到的。每张不可思议的照片背后,都隐藏着稀奇古怪的故事。但雅各布始终对爷爷的讲述半信半疑,直到爷爷被害,他亲眼看到了凶手是个非人类的恶魔。这世间,本就没有天堂,就算是彼得潘,也有胡克船长这个劲敌,而雅各布和其他异能儿童,需要对付的恶魔怪物更加凶险。在对付怪物的过程中,拥有异能力的孩童未必勇敢,除能看见恶魔之外与常人无异,雅各布也未必不能取胜。

故事开始对于威尔士小岛氛围和神秘幽灵的营造,让我想起了《小小陌生人》。似乎战后英国的破败衰落和战前的无上光荣特别能打造那种强烈的对比落差,而英格兰民间流传已久的“fairy story”,仿佛早就为各种古灵精怪的登场做好了准备。永远保持孩童形态的“小小陌生人”,是各种童话故事和鬼怪故事中的热门人物。卖萌的是他们,吓人的也是他们,而本书中的孩子们,则像是处在二者之间的微妙点上的人物。总有城里的人想冲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灵异之物本身是身外之物,但当作者试图将它们赋予另外的概念,将其具体化和妖魔化,那么整个故事就开始变得非同一般了。作者把时间设定在1940年,二战之中各种各样的诟病,是阶级矛盾,是整个社会大环境下无法生存、无法继续的一种残破疲态。在黑暗之中,始终蓄势破坏那座异世界的恶魔,才是社会的本质。历史在崩塌前,投向世人的冷冷一瞥,令人胆战心惊却又无法抗拒。作者用这样的一个意向,来构成故事本身最大的核心,就是阶级的对抗和对生命的无奈。

值得一提的是,好莱坞鬼才导演蒂姆·伯顿也垂青于这部小说。一贯擅长讽刺和攻击世俗婚姻家庭生活与人本性的导演蒂姆,显然觉得如小说中跨越两界的爱情故事,比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感情来得更有趣和新鲜。最重要的是,他又可以通过阴阳对比来讽刺人间生活。

时光停止,未必是福,任年华老去,未必是祸。有时,在时光停止中活得洒脱自如,不知前情后景,需要智慧;而不动声色地,静观自身之变,在年华慢慢老去中寻找幸福的真谛,需要更大的智慧。谁也说不清楚,异能儿童的天赋到底是上天的恩赐,还是魔鬼的诅咒?人类与异能对弈的世界里,谁比谁更强大,谁比谁更心虚?

□ 房伟

海涛的诗,浪漫典雅,意象优美,语言干净节制,节奏感强,既有传统的舒缓含蓄的意境美,又有西洋古典诗歌柔板式的节奏美,为我们奏鸣出了一曲有关爱与人性的交响。

抒情性,是这本诗集的一大特色。海涛的这些诗歌,对抒情性的坚守和延拓,令我们肃然起敬。在我看来,所谓现代诗歌的抒情性,就是对世界的诗性化体认和心灵的和谐化追求。整个诗集分为“蓝河”、“痕迹”、“古渡”、“月台”四个小辑,除了第二小辑为描述回忆的快乐,三个小辑都是以一个抒情性的意象作为象征。海涛的这些抒情诗,在抒情性上的一大特点,就是以爱情和对大自然的热爱为主题,有着东西方的双向影响,既有中国古典诗歌的含蓄内敛的意境,又有西方的古典抒情诗浓郁热烈的意象,既有中国古典抒情诗疏淡自然的音尺结构,又有西方古典抒情诗对相对的形式整饬的追求。这两组看似矛盾的抒情诗追求,在诗人真诚的心灵诉求面前,有了重新契合的可能。最能表现诗人审美追求的,是这首《恍然隔世》:

“那么深的水也没有隔开/沙漠与绿洲你只是回眸一瞥/鸟儿们仿佛听到了指令/汇聚在七夕桥头/打破了一个世纪的沉默/偶然的交汇/偶然的/离去/没有谁惦念着/流星的轨迹/海面上/升起了一轮年轻的太阳/月亮上长满了小母亲温情的目光/仿佛一切没有发生/仿佛/从来就是这样安详/鸟儿开始顺着季节/提前迁徙/从遥远的北方奔赴遥远的/南方/顺着阳光的道路/挥动有力的翅膀/这样的一切如此自然/仿佛千万年来/只为了等待/你的回眸/南方投来那束阳光。”在时间性的定格中,爱情如同月亮的抚摸,记录着灵魂最美好的颤抖,表达出对人性和谐追求。又如这首《无题》,单从篇名上看,就与中国古典抒情诗,例如李贺的诗,有着某种相似性:“无法言说/好像等待什么/一只诗人眼里的寒鸦/一群流浪而又快乐的流星/独自漂在虚无的空中/感受海潮带来的律动/欲望在沉睡的夜里走着/踮着他修长的柔足。”寒鸦是非常中国化的意象,指涉萧瑟的心情,而海潮、流星、夜晚、柔足却是非常西方化的抒情意象,指涉浪漫的爱情,而诗歌中的诗人形象和欲望的互文性参照,对该诗的文眼——“等待”,形成了一个“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阐释意境。

有的时候,海涛也会在抒情诗的口语化上进行尝试,比如这首《等待你的到来》,就是以明白晓畅的口语,展现一个巧妙的构思:“我拿什么给你呢?/我爱/在你就要到达的时刻/我只能举着我的沧桑/写满我的真挚/让刚刚走出站台的你/一眼认出。”这一段诗的巧妙之处在于,诗人以一个“接站”的意象,刻画了自己等待爱人的忐忑心态。而“我拿什么给你呢?/我爱”则是在语言的简约跳跃的搭配中,描述了诗人的喜悦万分却又内疚的复杂心情。“我爱”是一个主语和动词的组合,缺乏宾语。而“我拿什么给你呢?”却是一个疑问句。在诗歌的留白和错位的陌生化手法中,诗人的复杂而真实的爱情心境跃然而出。另外,在描述诗人内心的抒情性体验之外,诗人还试图以泛抒情的态度,去对待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以善良敏感的心,去抚摸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例如,《逆光的春天》:“十万棵桃树摇动手帕/春天变得粉红/我站在太阳的对面/以手加额/遮挡阳光的热烈/迎接你的流波/这是我选择的角度/逆光里的你变得生动/好像那些飘动的清香/慢慢沁入大地的内心/而我面对阳光的表情/如此专一/微微上翘的嘴角/荡漾着桃花潭水的深情/敲打桃林里的石头/每一块都说同样的方言/爱你/爱你。”还是写爱情,却以桃林为背景,十万桃树林中,逆光的爱人,便如同桃花一般姹紫可爱。

“逆光”,在这里,既形容爱情的羞涩,诗人对爱情的躲藏,也与桃林形成了具有细节性的画面感。而“桃林”在这里,不仅有象征/荡漾着桃花潭水的深情/敲打桃林里的石头/每一块都说同样的方言/爱你/爱你。”还是写爱情,却以桃林为背景,十万桃树林中,逆光的爱人,便如同桃花一般姹紫可爱。

“逆光”,在这里,既形容爱情的羞涩,诗人对爱情的躲藏,也与桃林形成了具有细节性的画面感。而“桃林”在这里,不仅有象征/荡漾着桃花潭水的深情/敲打桃林里的石头/每一块都说同样的方言/爱你/爱你。”还是写爱情,却以桃林为背景,十万桃树林中,逆光的爱人,便如同桃花一般姹紫可爱。



《恍然隔世》
夏海涛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2年4月出版

蓝水河边的浪漫旅人

诗意盎然

【原色视域】

一则时间和十一桩案例

□ 韩青

西安闹市区一间烤鸭店外,偶然的一个行路女子与一个拉车拾荒男子几句口角相斗,拾荒男拔刀相砍,行路女命赴黄泉,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上演血腥惨剧。看到这一则新闻的时候,有点恍惚,更有惊悚,仿佛手边正看着的《罪行》(南海出版社)里的案件,从书页之间飘散下来,混进了报纸中的社会时间版。在《罪行》封面写着:“很少有人起床时就说:嘿,我今天要犯罪。但每一个人都可能随时犯下罪行。”然而,神魔一念间,那个拾荒男杀机乍动,已成滔天之劫。但是,那杀机因何而起?《罪行》的扉页上印着:“我们所能讨论的真实,从来就不是真实本身。”

此书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1964年生于慕尼黑,职业是律师,专司刑事案件,其委托人包括当时的东德中央政治局委员君特·沙博夫斯基、德意志联邦情报局特务诺贝特·尤雷茨科,以及工业巨头、知名人士和社会平民等。《罪行》是他的处女作,他从自己七百多宗亲任辩护律师的案件中选取而写,2009年甫一问世,即反响巨大,销量迅速超过50万册,雄踞德国畅销书排行榜长达两年,签下32国版权,2010年获颁德国文学重要奖项克莱斯特文学奖,同名电影也即将推出。

畅销读物多半以注水的情节,迎合着人们的猎奇,而由案例构成的《罪行》,满足猎奇之心,同时,也颠覆着人们寻常的想象:

德高望重的医生一辈子都是“妻管严”,临近退休年纪了,斧劈发妻,竟是出于对爱情的承诺;出手如电致死二人的“正当防卫”者,被无罪释放,却始终是一个无名无姓的神秘人;三个小毛贼因为无知,贱卖了一件赃物,引发连环命案;姐姐和弟弟相依为命多年,又亲手将弟弟溺死浴缸;男子光天化日下连续抢劫银行,居然令参审人员当庭黯然泪下;吃掉女友的男子,仅仅是因为“太爱那个女孩”;博物馆保安有往别人鞋子里放图钉的“癖好”,因为他守着一尊名字叫《拔刺的男孩》的雕塑看得太久了;肢解尸体的年轻人,是为了保卫他的爱情……谁想犯罪?谁才是受害人?这些被表述为无可奈何的罪行,又该如何判决?11桩骇人听闻的案例,11次出人意料,有人说他“撼动你对人性、对罪行、对爱与罚的全部判断”!

然而,作者却说:“我写的是一些关于谋杀、贩毒、抢劫银行和妓女的故事,他们各有各的遭遇,他们与我们并没有多大的不同。人的一生都是在薄冰上跳舞,冰层下异常寒冷,一旦失足跌落,生命即消逝。这冰层有时无法承受某些人,他们便掉了下去,而这恰恰是我剖析的瞬间。”他的这种体验也来自于自身经历,他有一个叔叔,曾担任专司各种凶案的合议庭首席法官,人们都说他是一个好法官,正直、公正、充满人情味。他喜欢打猎,一天清晨,他去了森林,将外套脱下挂到树枝上,把猎枪枪管放进自己嘴里,扣动了扳机。他给好友留了一封信,只说自己是活够了,开头说:“世事大都错综复杂,而罪责更是如此。”这一句,也是作者小时候听他讲案例故事的开场白。

能够把案件提升到文学的高度,故事之外,还得靠叙述的立场与语言张力来调校。且看英国《独立报》的书评:“本书深得德国童话之精髓:怪诞得不可思议,像是出自霍夫曼、克莱斯特、格林兄弟,甚至卡夫卡之手。”

但是,回到我们眼下在网络、电视、报纸里越来越多的新闻时间案件前面,《罪行》的意义又溢出文学的领地,它似乎在说明:许多人在犯罪的那一瞬之前,也可能是一个好人,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有自己有专长,也有自己的缺憾;他们的罪行里,有值得世人心存悲悯的原由。悲悯,是警示、防范,也是人际之间的彼此温暖。

微博书评

@黄老邪:《社会动物》,布鲁克斯著。尽管作者往书中那对夫妻的生命故事里掺兑了认知心理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成果,可读它时,并不感觉滞。伴随阅读过程的,有复调叙事的斑斓,也有景深无限的遥远。作者试图说明的或许是,美好生活并非理性的竞赛,而是两团灵魂间永无休止的渗透。

@alla 海派生活-阿拉咖啡馆:《北京小兽》作者绿妖不是一般的野兽,是一县城青年,以五年之力写出这本伤痛之书,其中有参透、愤怒、怜悯和谅解。这个故事,远不止关于北京,而是有关现在、世人。无论作何取舍,你都不会百分百地得,不会百分百地失。停下来,生活不是你看到的样子,穿着Prada的是一头小兽。

@波斯蜗牛:文学、绘画、电影从来有千丝万缕联系,三种艺术在一本书里呈现得自然且不乏悬念和情感因素不易,美国画家塞兹尼克在《造梦的雨果》中这么干过,《寂静中的惊奇》中继续这么干,两条叙事线索并进,故事各自递进最终交叉。如电影镜头般的素描构图和炭笔质感充满暖意,“我们都在沟渠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